

踏遍青山

戈 基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





踏遍青山

戈 基



解放军出版社



20959225

959225

踏遍青山

戈 基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5·字数103,000

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46,000

书号：10185-59 定价：0.44元

012-13/64

出版说明

《踏遍青山》是一本反映北京部队离休干部张玉楼模范事迹的报告文学。

张玉楼同志在战争年代负过伤，以后又患肝炎、右肾下垂等多种疾病，1970年组织决定他离职休息。他不贪恋城市生活，自愿选择到偏僻、艰苦的五台山区安家。为了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，他不顾病痛，不谋私利，发扬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，忘我地工作，在筹建县化肥厂、整修街道、修建水库工作中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75年以来，他自备修理工具，背着几十斤重的背篓、风雪无阻，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长年累月地坚持为群众义务修理农机具，帮助县农机局培训了一千多名农机手，有效地改变了山区技术落后的面貌。1983年1月，中央军委授予他以“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的好干部”的荣誉称号。张玉楼同志在抵制不正之风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也做出了好榜样。他自己身体不好，爱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病，子女又小，家庭困难很多，他在正确处理公私矛盾、对待爱情、教育子女方面的事迹也非常感人。作者满怀激情生动地记述了张玉楼的先进事迹和坎坷生活，歌颂了一个革命老干部的广阔胸怀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崇高品德，描绘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。

在本书出版过程中，得到了北京军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。

目 次

序曲.....	(1)
第一章 动乱中的劫难	(4)
第二章 意外的决定	(18)
第三章 少小离家未老归.....	(30)
第四章 一座工厂的诞生.....	(42)
第五章 美在心灵深处.....	(71)
第六章 踏遍青山	(94)
第七章 一场沉痛的“官司”	(111)
第八章 喜盈门	(133)
尾声.....	(150)

序 曲

这是一个劫难的序曲，也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序曲。

这一序曲，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忧伤，沉重的精神负担，在以后的十几年里，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哭笑不得、伤痛心酸的故事；

这一序曲，也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，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中，创造了许多平凡而又感人的事迹，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奖赏和荣誉，使他余热生辉……

一九六九年，十年内乱的第四个年头。

乌云弥漫着祖国的山河，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。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挑起的武斗，象瘟疫一样，在全国蔓延。“仗”越打越凶，越打越大，从棍棒发展到枪炮，从斗殴发展到残杀，学校、工厂、农村、城市，不断发生流血事件。

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四川省绵阳城上空，乱云飞渡，飘着蒙蒙细雨。随着震天般的口号声，一支造反大军象潮水般地向城内拥来。队伍前头，由几辆卡车开道，车上站着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，有辆卡车上还架着两挺机枪，第二辆卡车上，载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大街两旁，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，忧伤表现在每个人的

脸上，有人对这支造反队伍表示不满：

“明明是他们自己打死的，还胡赖别人！”

“不赶快告诉死者家属，把尸体拉到街上来游行，真是惨无人道！”

看热闹的人群中，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，怀抱孩子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在那辆载着死人的卡车上。半个月前，她的丈夫被抽到四川省一个武斗调查团，去各地调解武斗。丈夫走后，不断传来调解武斗的人被造反派打死的消息，绵阳附近还经常出现无人相认的尸体。这位大嫂已做了好几次恶梦，梦见自己的丈夫被打死在大街上，今天，她提心吊胆，特地从郊区来到城内，看看打死的人中，有没有她的丈夫。

游行队伍越来越近，卡车开到了大嫂的跟前，几具尸体钻入她的眼帘：死者的身上全是血，看不清他们的面容，可是其中有一个死者穿的袜子、鞋子，几乎跟她丈夫的一模一样。她脑袋“轰”地一下，象要爆炸，伸出双手，猛扑过去，想看个明白，却被几个彪形大汉推了回来。她大喊一声：“玉楼！”转身就跑。

她冲开拥挤的人群，越过一条又一条大街，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，跑到了郊外。前面，一条二十来米宽的小河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河上有座五孔石桥，她好象没有看见，跳到河里，向对岸疾走。

河水漫过她的膝盖，水花溅到她的脸上，怀里的孩子哇哇哭叫。

岸上的大人喊：“救人哪！快救人哪！”

几个会游水的人迅速跳到河里，冲到大嫂跟前，抱过孩子，架着她的胳膊，上了对岸。

“大嫂，您是哪里人？有什么急事？”

大嫂好象没有听见，抱过孩子，又往前面山沟里跑。

人们诧异地问：“她怎么啦？”

有人说：“疯子，准是个疯子。”

这个被人们认为是“疯子”的大嫂，越跑越快，她的身体很健壮，今天似乎比往常更有力气，抱着孩子，疾步如飞，一口气进了山沟。她奔进一间木板房里，猛扑在床上，哇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两个正趴在破木箱上学习的孩子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急忙跑到她跟前，叫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她没有看孩子一眼，卡车上那几具尸体还在眼前晃动，她浑身打颤，大声悲喊：“玉楼，孩子他爹！”

她唇颤手抖，脸色发青，呼吸急促，失去了知觉……。

第一章

动乱中的劫难

张玉楼，大嫂的丈夫，绵阳铁道兵第二技术学校实习工厂的厂长，这时，正在离绵阳四百多里地的某县，和调查组的几个地方干部整修一具死于武斗的人的尸体。死者的脸已被硫酸烧毁，身上没有任何证件，这是什么人？哪个单位的？调查了好多人，都没结果。张玉楼心情很沉重，这场“史无前例”的革命，已闹得开枪开炮，互相残杀，“林副统帅”还说“乱得不够，越乱越好”，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才算“够”，才能“了”啊！

“老张，你的长途电话！”办公室里有人喊他。

电话是从绵阳打来的。张玉楼拿起话筒，对方就大声叫：

“老张！你赶快回来，有紧急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张玉楼问。

“电话里说不清，回来再告诉你。”

紧急事，什么紧急事？是厂里发生武斗死了人？还是有新的任务？张玉楼猜不透其中的原因，收拾行李，搭上一辆

大卡车，就急急忙忙往回赶。

汽车跑了六个多小时，到绵阳已是晚上十点多，他找到军分区的一位副司令，还没开口，副司令就说道：

“老张，赶快回家，你的家属不省人事。”

张玉楼的心猛地一紧，急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们不清楚，是厂里打电话来的。”

张玉楼的家在郊区，离市区还有四里多地，副司令想派车送他，可是绵阳城外，一到天黑，就成了恐怖世界，山头、丘陵、交通要道、大树底下，都有造反派的潜伏哨，他们一看到汽车，就拼命开枪。坐车太危险，张玉楼只好步行。

阴沉的天，漆黑的夜，蒙蒙的细雨下个不停。张玉楼心急火燎，一路小跑，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。他担心妻子的安危，生怕回到家里时，死神已夺去了她的生命。家里有四个孩子，最大的十三岁，最小的才四岁，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不仅给他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而且给全家带来无穷的灾难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，特别是张玉楼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全家从宿舍楼赶到牛棚一样的一间草房以来，妻子的精神一直不好。妻子来自农村，从没经过这样的“风雨”，见过这样的“世面”，她被这场史无前例的“革命风暴”，闹得胆颤心惊，她担惊受怕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心爱的丈夫。丈夫是她的终生依靠，是一家的顶梁柱，如果顶梁柱倒了，全家都塌了。这次，领导抽张玉楼到省里调查武斗，她跟“死别”似地哭过好几回。走在路上，妻子的音容笑貌，妻子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的“境遇”，妻子给他造成的精神负担，象电影一样，在眼前浮动起来……

妻子名叫张凤琴，河北正定县朱河村人，四岁丧父，母亲改嫁后不到十二年就去世。那年，她刚满十六岁，继父要她找婆家，她不愿意，跟继父吵了一架，逃到石家庄姨夫家里“避难”。当时，张玉楼在石家庄铁道兵学校当区队长，她的姨夫是区队里的汽车司机。经他介绍，张玉楼到她姨夫家里跟她见面——相亲。她不高不矮，长得很俊，脸黑里透红，身体很健壮。穿一件花格格上衣，蓝裤子，见到张玉楼害羞得不敢抬头。张玉楼问她的年龄，问她家里有什么人，问她怎么出来的，张玉楼问一句，她答一句，回答完了，一声不吭。张玉楼叫她到外面走走，她答应了。走到路上，张玉楼问她：“你穿的衣服是买的，还是自己做的？”她说：

“我自己种的棉花，纺的线，织的布，做的衣服。鞋子也是我自己做的。”张玉楼又问她：“现在年轻人时兴穿洋布，你怎么不穿件洋布褂子？”她说：“叔叔（继父）有病，妹妹上学，我还得织布卖钱堵窟窿。这条蓝裤子，还是姨妈的，因你要来相亲，她看我太土气，借我穿几天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不走了，羞答答地望着张玉楼说：

“你尽问些别的事，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你要同意，我跟你转去。不同意，咱们别在一起，碰上熟人，我见不了人。”

张玉楼非常喜欢这个勤劳、纯朴的农村姑娘，可是想到自己已二十四岁，她才十六，年龄相差太大，感到不太合适。

“我不嫌你大。”她说：“姨夫都跟我说了，你从小死了父母，要过饭，跟我一样都是苦出身。你为人厚道，心肠好，你要不嫌我丑，没文化，我是同意的。”

张玉楼被这姑娘真挚的语言感动了，说：“我是个军人，到处跑，将来天南地北，不知到哪里去。你要同意，就跟我，不能半半拉拉。”

她说：“成了亲，我就是你的人，你走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”

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简单，第一次见面，就定下了终身。两年后，一九五五年，张玉楼二十六，她十八，两人结了婚。婚后，生活得很幸福。她心地善良，继父逼她嫁人，她毫不记仇，每月给继父寄钱，还把他接到石家庄住了半年多。她待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随军第二年，被选为家属委员，一九五七年，领导给她安排了工作，先在印刷厂当装订工，五九年到石家庄市纺织厂当细纱工。一九六二年，张玉楼从石家庄调到四川绵阳技校筹建实习工厂，她跟张玉楼来到天府之国。当时，她二十六岁，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一九六五年又生了一个，由于子女多，没有再参加工作，在家当家属。她很会过日子，家里的事，教养子女、吃饭穿衣、经济开支，从不用张玉楼操心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。谁想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也刮到了她的头上，张玉楼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揪到学校批斗时，她也被拉去陪斗。在一片“打倒”、“砸烂”的口号声中，她看到丈夫被押到台上，造反派咬牙切齿地把张玉楼的头拼命往下按，脑袋几乎碰到地，两只手拼命往后拽，她心疼欲裂。她坐在台下第一排第一号、面对张玉楼的座位上，听着“革命”群众对丈夫的揭发批判：说他“顽固执行刘邓路线”，说他是“扑灭群众运动的消防队员”，是“大比武的黑干将”，“辛辛苦苦的走资派”。她不知道什么叫“刘邓路线”，什么叫“消防队

员”，只有“辛辛苦苦”这四个字，听得最清楚，最明白。这个工厂是她丈夫领导筹建起来的，他起早摸黑，辛辛苦苦干了七、八年，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为什么要把他打倒？张玉楼挨了斗，回到家里，面无血色，浑身疼得直不起腰来，她心疼的嚎啕大哭：

“玉楼，你辛辛苦苦，为什么还要挨斗？为什么要把你打倒？”

张玉楼看到妻子精神很紧张，忍着剧痛，安慰她说：

“不要害怕，挨斗的又不是我一个，工厂、学校这么多干部，你看没有打倒的有几个？！”

“人家说你反毛主席，你反了，也不跟我说。”天真的妻子泪汪汪地埋怨丈夫。

张玉楼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怎么会反毛主席呢？我跟你一样，都是苦出身。我十三岁就给地主放羊，有一回，丢了一只小羊羔，地主拿镰刀砍我，砍伤我的左肩，你看见的，至今还留着伤疤。要不是毛主席，要不是共产党，哪有咱们的今天？我是个党员，我要是反毛主席、反共产党，岂不是自己反自己？咱们结婚十几年，你听我反过什么？”

“那人家为什么要造你的反？开批斗会，还叫我去陪你？”

张玉楼对挨斗，毫无怨言，对妻子说：“我也有错误，初建厂时，没有把职工家属安排好，光要求干，不关心群众生活。还有，我性子急，脾气躁，看不惯的事，就训人，任务完成的不好，就批评，得罪了一些同志。现在人家给我贴大字报，批斗我，出出气，发泄发泄也应该。”

“把你斗成这个样，还说应该！”她心疼地又哭起来，

“听说，走资派都要打翻在地，还要踩上几只脚，不让转身。”

张玉楼安慰妻子说：“我是不是走资派，你知道，咱们结婚十几年，你当了几年工人，连个手表都没戴上。四个孩子，没雇过保姆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儿的家具，经常吃粗粮，你说，我算什么走资派？”

妻子擦了擦眼泪：“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以后，造反派再拉你去批斗，我都陪你。”

以后，造反派每次批斗张玉楼，她都被拉去陪斗。斗了几次，她心里反而踏实了，因为造反派没有揭出丈夫什么“罪行”来。张玉楼每次挨斗以后，回到家里，她还安慰他，用毛主席的话教导他：“玉楼，你要相信群众，要相信党，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。”

可是，有一天，张玉楼从厂里回来，见她趴在床上痛哭，眼哭肿了，枕巾被泪水湿透了，还哭个不休。

张玉楼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哭得这么伤心！”

妻子说：“造反派找我谈话，要我跟你划清界限，揭发你的错误。”

张玉楼说：“你要是看到我有错误，应该揭，大胆揭。”

“我揭了，他们不满意。”

“你揭我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我和你结婚十几年，来到绵阳后，你没有好好在家过一个礼拜天，工厂离家这么近，晚上也不回家，礼拜六，看电影也不回来。我说你确是个辛辛苦苦的走资派。我还没揭完，他们就不让我揭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让你揭？”

“他们说给我涂脂抹粉！我气得直哭，我自己都从不涂脂抹粉，他们胡说我自己给男人抹粉。这种事传出去，我怎么见人？”

张玉楼望着妻子又心疼，又可怜，心疼的是妻子纯洁、善良，为他说好；可怜的是她没有文化，解放后只上过几个月的冬学，不懂那些新名词，受了委屈。

停了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他们还说你要娶第二个老婆……”

张玉楼气怒得眼里冒火：“谁这么说的？”

“他们都这么说。说你当了走资派，看不起我，嫌我土气。”她泪汪汪地问：“你有没有这个想法？你要有，告诉我。你嫌我，我也不怨你，我可以离开你，带着孩子回河北去。”

说罢，她又大哭起来。

张玉楼忍住悲愤安慰妻子说：“咱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，在咱们国家，没有娶第二个老婆的。再说，我跟你都是苦出身，是恩爱夫妻，你为人好，对我很体贴，我怎么会讨第二个老婆呢？你不要听那些人的谣言。”

由于造反派的谣言已深刻在她的脑子里，张玉楼劝说了半天，她的思想都没转过弯来。她觉得自己土气，没文化，担心丈夫有一天会抛弃她。一想到这，她就哭，不吃不喝，闷头睡大觉。一直到张玉楼“解放”、被结合到新的领导班子，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。张玉楼被选为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那一天，她象喜事临门那样高兴，看到丈夫的鞋子太旧了，

特地给他做了一双新鞋。事有凑巧，张玉楼穿上她做的新鞋没几天，厂里有一部分群众贴他大字报，高音喇叭天天广播，批判张玉楼光抓生产，不抓革命，是“穿新鞋走老路的走资派”。她听了后，看着丈夫哭泣：“我给你做了一双新鞋，添了你一条罪，又成了走资派。”

张玉楼心里说不出的苦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给妻子的刺激、给妻子造成的精神状态，给自己增添了沉重的思想负担。这次，领导调他到省里工作，他对妻子很不放心，想要求不去，可是想到自己刚“站”出来工作，不去，造反派会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满，“不想革命”。有的干部想去，还去不了呢！考虑结果，他还是去了。离家那天，他看到妻子哭哭啼啼，心跳得很厉害，好象有不祥的预兆，担心妻子可能要出事。果然，走了不到半个月，妻子真的出了事。

张玉楼的脑子象腾云驾雾，想的很多，越想，心情越加沉重。天很黑，雨雾挡住了他的视线，眼前一片迷茫。幸好这条路很熟，他走得很快，不到一刻钟，走了三、四里地，出了市郊，进了山沟。

二

离家还很远，就听见孩子的一片号哭声。张玉楼想：妻子完了！额上立时沁出了汗珠，冲进家里一看，妻子直挺挺地仰躺在床上，几个孩子趴在她身上嚎哭。

张玉楼冲到妻子跟前，只见她面色惨白，两眼紧闭，纹丝不动。他抓起她的手摸了摸，还有热气，看了看她的鼻

子，还在微微呼吸，听她的胸口，心脏还在跳动。原来，她没有死。

张玉楼喊她：“凤琴！凤琴！”

她好象没有听见。

张玉楼推了推她的身子，她毫无感觉。

张玉楼叫几个孩子：“快喊妈妈，你们一起喊。”

“妈妈！妈妈！爸爸回来了！爸爸回来了！”几个孩子大声喊。

喊了一阵，妻子象从死亡路上被叫了回来，有了点反应。她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痴痴地望着张玉楼，不说一句话。

“凤琴！我是玉楼，我是玉楼！”张玉楼抓着她 的 肩 头，使劲地摇晃。

她眼睛瞪着丈夫，泪水循着面颊往下流，依旧没有说话。

张玉楼轻轻抚摸她的胸口，问：“凤琴，你怎么啦？你想什么啦？”

她的神志渐渐清醒过来，望着丈夫喃喃地说：“你，你不是死了吗？”

张玉楼说：“我没有死，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么？”

“人家都说你被打死了，我看见了你的尸体。”

张玉楼说：“打死的不是我，是别人。”

她又望了望丈夫，丈夫确实没有死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张玉楼扶起妻子，给她喝了点水，劝说了半天，她止住了哭泣，渐渐平静下来。这时，张玉楼才发现四个孩子，少了一个。他问大女儿：“小虎哪去了？”